

藏茶馆

煮沸，一片茶叶，就有春天的冲劲。时光的引子，浇灌出淋漓的铜壶。

凛寒的雪水流到碗里，变得妥帖。手势的表达，笑容摹写的招呼，让一只杯子与另一只杯子，整理出傍晚的秩序。

谁调的光影，非要把时辰闪退百年。雪峰攒聚，湖面生蓝，我择一个角落，一杯甜茶，有我与墨脱相遇的捷径。远走的马帮，遁入夜色。一顶毡帽，大步流星。

有人口气大得斩钉截铁，说的是登山，我实在不便。天色向晚，夕颜纷披，抬头便是飘摇的山路，有苦尽甘来的气定神静。

沉重的泥墙，溢出泉水浸心的大地纹理。喝过酥油茶，一群人握手、加微信，抬头是璀璨的星辰。

约见，对甜的基本满意，对苦的还算称心。陪我落座的，有小块小块的阴影，被晚风改写成名帖。

一缕茶香，让人迅疾齿舌生津。

黄昏时分的莲花公园

互赠归途，共拜乡关。山峦彼此模仿，山径重度雷同。风张口，就把接近雪线的烟岚，吹得清静无碍。

晚炊的人，躬身生火，一只酒碗，盛满叨唠与日暮。

瀑布与溪流，殊途同归。山把几条河床攥紧，雷声中的砂砾紧锣密鼓。

坐在莲花公园，晚风薜去芜杂，我感觉，流得更慌张的河流，都在寻找告别的角度。

九寨沟，高山海子的天堂

4亿年前的这里，一片浅海，清幽温暖。

4亿年后，毫不起眼的海底钙，沿高原平缓隆起。毁灭与创造，颠覆了一条沟的前世。

岷山脚下。一块覆盖碳酸盐的岩层，向神秘的谷底纵深穿插。108个斑斓的海子，藏着九个寨子，抱团依偎在梦里。

林海。穿山风停歇了，厚厚苔藓上，散落鸟兽的翎子。水，九寨沟的精灵。七色海，由浅而深，润物细无声。树正群海，一条玉龙在川北腾起。

17个瀑布群，磅礴层层加码。憨态的大熊猫，依然摇头摆尾。一切还是纯净似海，一切还是如梦如幻。

叠石，藏情，蓝冰，沉醉童话里，逶迤人心。

青城山，道教生长之经脉

岷江之滨。满目飞泉流瀑，遍地碧树苍松。

青城山，名扬天下。

36座山峰，环峙如城廓。天仙桥，丹鹤乐意成群。108景，沿五行太极错落。观宇建筑，徜徉在阴阳

锦里诗苑

深冬的隐喻

刘继(四川)

凛冽的寒风，吹残菊花，梅花，山茶花吹冷黄草，枯枝，老树和爱人眺望的眼睛

两枚落叶，盖覆着蓬勃的绿在深冬，我们奔赴的姿势摇摇欲坠。仿佛羸弱的阳光降临，洞穿呐喊的声音

我们停驻攀越的脚步聆听候鸟的优美啼鸣折叠着，翻卷着，聚汇着滚滚向前，一去不复回

深冬的隐喻夹杂彩云，晚霞，凄雨夹杂不知名的昆虫的躯体有真的青松，秋的果核

那些百折不挠的景象始终如一，潜滋暗长鸟儿在巢穴里舞蹈鸿鹄在空中翱翔

寒露

轻悄悄的，亲近寒露，



墨脱册页

(选章)

许文舟(云南)

在波密县城

雪峰耸峙，云杉始终低不下身段。遇见谁，都像去遇见一朵桃花，人们变得很有礼节。举目，我就知道来得正是时候。

我不担心寒冷三缄其口，只怕月色将桃花冻伤。街头的歌手，一开口，就让想家的人泪目。

路过帕隆藏布的风，带着兰香的呼吸。雨藏在树的枝头，公园繁花密布，城市有红尘冷暖，聚散交替。自驾车营地旁，一位来自四川的老人，卖有数有目的面条，他打烊，正好浓云撒出雪峰。

我在这里，呆了三天，静谧里，花萼润色鸟语，桃花斟满心曲。

我在这里，遇见了从山东来种茶的张总，把一棵茶树种在波密的水山间，略等于，在大地的胸廓里，奉上春天的名帖。

一场大雪，万物沉寂，蔚为壮观。

五月的墨脱县城

已经很炎热了，1200米的海拔，空气淋漓，修竹垂泪，连鸚鵡的学舌，也有热带的根音。浓雾不像沸水里的茶叶，不时翻滚。

脱掉了御寒的衣服，一层层包裹的寒，分别来自米拉山与珠穆朗玛峰。我特意拍了张穿着薄衫的照片，西藏也有为数不多的汗流满面。

走着走着，又到了茶馆。雨水

叮啷过的禾苗，趁着夜色拔节。透迤的江水眉头紧蹙，随时想纵身一跃。多汁的枇杷，让一座山充满蜜意。

坐南朝北的山峦，都有莲花的功底与坐姿。过境的国道219线，勒紧在敦厚的山梁。我寻找着通公路之前的密径，突然就看见茶园了，一座县城便有了江南的征兆。

接着一杯茶，围拢了群山、江河与陌路。泡茶的女孩，她说着与茶的分离与相逢。端起茶杯，墨脱沿袭沸水，有苦有甜。

一切妙处，皆在抵达的途中。

桃花深处

沉潜的欲望，突然以开花的形式，表达出来。血色，殷红写成的名帖，已递交晨风。大雪纷飞，没找到酥油与糌粑的秩序。

桃花最先绽开的，属于蛰伏了一冬的憧憬。许多人来到波密，就变得踌躇。美，我随便不说，担桃花嫌弃，积雪生厌。

我自以为学会了写诗，学会了使用生动的词，表达对一朵桃花的想法。主观与客观，各执一词。

在一朵桃花面前，生动才是它绝对的吞吐。

两千里之外的招呼，变成了遇见时的刹那粲然。桃花点燃了文字，萦绕我，开笔，作诗。

到墨脱途中

瀑布塌陷，寒意消弭。

向往川蜀山水风情

(组章)

张新平(湖北)

都江堰，李冰拓荒天府源

2000年的石像，耸立河床上，独步千秋，依然形神兼备。

他是李冰。一滴水与一江水相遇为诗画，还在都江堰流淌。如一柱鞠躬尽瘁的火，赋予天府之国千秋饱满的温度。

他挥舞着长锤，励精治水避灾。把无常的岷江水，毫不吝嗇地回游。1条内江总干渠、19条渠系、37条干渠、60条分干渠、272条支渠、2848条斗渠、34868条农渠，还有密如蛛网的毛渠……无论流程有多长，都能看见他水淋

淋的足迹。见惯大江大河的我，不得不在都江堰面前低下头……

峨眉山，大佛眷恋的归宿

大佛打坐三口水，凝视峨眉的云。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洗象池，命好的雨便落在这里。

一缕缕鹅之眉。细而长，美而艳，逍遥在云海，载浮载沉。金顶，隆起3000米。一汪慈目弥撒下来后，便有云霞供奉。舍身岩，一汪茫茫暗涌。滋味人心，天下无憾事。

乐山，那座佛在召唤一方

江上那座佛陀，盘坐乐山1200多年。

大佛还是那样，微睁双目。看着山河的动静，看着所有看他的人，看着日新月异。

野槐花

清涧叶子(陕西)

每一次春来

你的香气洒满山坡

我一次次凝神呼吸

一朵朵将你采摘

你是我随手拈来的落叶

无奈地把你夹在日记里

等到春去了

你开在我心中的是不是漫山遍野

带有体香的花朵

锆英砂

曾小狼(广东)

来自于43亿年前的海滨砂

却无法诉说大海的传说

经水选、电选、磁选等工艺

奏出一曲耐火材料的乐章

那么多雪峰，都是免费的，没

有一扇门，可以上牌、落锁。

挂在悬崖的流水，一落千丈。

泥石横穿公路，再咬牙切齿，左右奔突。我造访了无数间田房，蝉声

明亮，火塘燃旺。

不断下降的高度，流汗不止的石佛。端坐的莲花，睁眼天蓝如

安，闭目往事如水。裹裹塘大拐弯，并不是一条江水的回心转意。

花朵是蜜蜂免费的蜜源，晴空

适合雏雁展翅。空气中，有免费的

鲜美；流水里，有免费的甘甜。

再赶，还得在观景台，遥看前程，

回望来路。

川藏线十英雄纪念碑

我用目光一寸一寸地检视，

十位英雄倒下的位置。洪水已变得

清澈，泥石流，将一座山挪了个

坐姿，那是倒下的人，换一种方式

的雄起。

数以万吨计的坍塌，很容易将一切

掩埋、销毁、撕扯和吞噬。镂刻在

花岗石上的姓氏，一定还有人间的

分支。

纪念碑的石头，据说也是从

那场泥石流中捡来。面冷、质硬，

却被十个人的事迹，高高举起。

血染的通麦，有这样的故事，一梳

梳理便把人的心情弄蹩。而旗帜，

擦过乌云，又把一张张笑脸，擦出

美好的憧憬。

红色小牧屋

艾除杂草，让桃花的红，接待

春风。

泥皮剥落的墙裙，像一些跟不上

岁月的老人。

粗糙的砍刀、木制工具，固定了

珞巴人的往昔。光镞击中的物件

里，有长鞭与马鞍。马越走越远，

留着嘶鸣，接待到访的雷雹。

醒着的牛粪，升起小牧屋经久不

熄的体温。勤劳，并非空洞的词汇。

青稞被温柔一搂，金色的粮食，

就熟到门楣。

走出小牧屋，温良恭俭的藏族大

妈，指给我回家的方向。

贝母、虫草、松茸、雪莲花，纷纷

下山。贴上商标，就不用在集市里

左右顾盼。

两次造访，就算是诚心的打扰。

鲁朗林海

围煮石锅，火攻天寒地冻，牛粪，

让一夜的梦熟透。

走走停停，到鲁朗已是夜幕。披在

岸边的绿草，有流水微小的起伏。马

鬃蜿蜒，马蹄铿锵。

星星点点的帐篷，点缀成林海的注

脚。有人盘算着虫草的收入、松茸的

行情。余烬未灭的火塘，话题熨帖，

炊烟融入屋外的云彩雨意，只有那

尊着墨绿色铜锈的香炉，袅娜着不

愿出屋的柏枝。

桃花节庆的舞台上，薄绸层叠的

细腰，盈盈一握，便剩香风细细，

嫣然百媚。桃花的向导，人们寻找

各自的归宿。

我真是大意了！忘了给季色拉山

请安，也疏漏掉，给去意如磐的河

流浅行。

作者简介：

许文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理事、临沧市作协副主席。

作者简介：

张新平，笔名欣凭。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个年度选本，曾获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歌大赛、柯蓝杯·第二届全国散文诗大赛铜奖等奖项。出版多部专著和散文诗集《梦回家园》《梦里时空》和《梦在天涯》。

作者简介：

棠棣，本名孟令波，1981年生，中学教师，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副秘书长，长垣市作协副主席，长垣市校园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诗集《蓝焰之舞》，曾获河南省散文诗学会优秀成果奖，参加了星星诗刊社首届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第六届河南省青创会。

作者简介：

姚尚平(安徽)

作者简介：

冯踏(湖北)

咔嚓，文字的肢骨在寒冷中

断裂。软塌的脊梁

在孔窍里蒸腾和弥漫

即使装睡

也能在呼吸间渗透

解封

冯踏(湖北)

咔嚓，文字的肢骨在寒冷中

断裂。软塌的脊梁

在孔窍里蒸腾和弥漫

即使装睡

也能在呼吸间渗透

正反，于纸笺两面翻

转成茧，将证词裹藏

把自己装扮成太阳

解除冰封的冬

(一)

从来的地方来，雪花和等待一起

贴上门楣。风中的问候，漫着暖

意，压低指尖的寒。水汽模糊的

玻璃窗密布细细的呵护。一个个

里程守望着落雪的初心。

放眼望去，无边的荒漠等待雪的

滋润。雪中有故事，让笑靥留下

青春的美。雪中有笑靥，让故

事浸着酡红的香。

从远到近，寒气在枝头筑巢。

从霜霰到雾凇到雪花再到冰挂，

越来越冷的日子里，没有家的在

择地安家。

如果有一天，谁推开家门，看到

的是四壁的冷，谁就是被光阴遗

弃的人。

(二)

冷向骨子里钉。

岸上，减负的柳树把根往土层深

处延伸。开着的门在风中关紧。

关着的门在炉火的光中打盹。

返乡的人，和一场绸缪已久的大

雪一起向家的方向奔波。

大路朝天，朝向阴霾与雪色。

炉火正旺，酒冒着热气。一只红

嘴鸟啄食着散落于窗台的谷秕。

冬天安顿着家园与生命，村庄和

坟莹都在冻风中添丁。

田地里是越冬的麦苗，一律挺着

清冷的青。

那只把自己置于水边的白鹤，盘

旋在低空，俯视着河流与雀群，

等待更冷的寒气把春天冻醒。

(三)

冬天的冷让火在血液里流淌。

在还乡的路上，我们是御风的歌

者，让歌调的调值在风中冷凝。

向前一步，踏雪；向后一步，履

霜。时令与节气，在纵横交错的轴

线上开出黑白分明的花瓣。

当我们喊出故乡的名字，一场大

雪纷扬而落。

茫茫的雪，茫茫的夜，茫茫的心

事。有那么一瞬，所有的茫茫汇成

一点闪耀的红，让时空定格在某个

特定的情境。

雪推开院门，雪铺满院落，雪糊

上窗棂。

雪中，我们的眼神燃烧着期冀，

渴盼着一个身影蹒跚走来，和纷纷

扬扬的雪花一起。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94期